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胡端敏奏議卷十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張䕶

胡端敏奏議卷九

明 胡世寧 撰

懇辭恩命乞休疏時官兵部尚書

臣年過六十久患疾火奇疾為變百端以致眼昏重聽脾泄健忘更或忽時火發不能坐立又或猛然氣鬱不能出聲其尤苦者心神虛怯無事怔忡有事煩燥不能思慮酬應似此百病萃於一身蓋實人世所無之患病

臣獨罹此人或不能盡識也不然以臣素懷犬馬之心
間關百死之後而幸遇皇上不世出之主肯不奮勵思
前求效涓埃之報於竹帛哉近自閏十月十三日以來
前疾大發不能朝叅署事又將一月矣瘝官自懼竊禄
無顔即欲具本求黜間不意誤蒙聖恩改臣兵部尚書
職任比前尤重者臣聞命驚惶累致痰暈昏迷思臣先
任刑曹止司一事無關天下利害然猶不時阻疾多致
廢事今之兵部乃佐陛下選將練兵而運籌帷幄折衝

萬里以保祖宗之疆土者也使臣爲之一朝多事病困難支少壞祖宗之天下臣雖萬死何足以贖况今病勢已久痊可無期兵部之職豈宜一日虛曠伏願聖明深念本兵之重另選出群之才急補前職更乞憫臣病困出於無奈赦臣死罪准放還鄉休致以終餘年以全晚節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奉聖旨卿忠誠端敏才望素孚茲特改任豈宜求退所辭不允還加太子太保可即出供職副朕倚託至意勿來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昧死陳情再辭恩命乞休疏

臣昨久病在家誤蒙聖恩改臣兵部尚書臣以十分病弱不堪供職具本乞休過蒙温旨卿忠誠端敏才望素孚兹特改任豈宜求退所辭不允還加太子太保可即出供職副朕簡託至意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聞報感激措身無地顧臣何人叨此恩命欲受不堪欲辭不敢慚惶竟日中夜哀思起而嘆曰天胡降臣弱體奇疾久不能痊臣鄙性偏見老不能改而無以副我明主之簡托也今臣辭則違命恐

罪任則誤國當誅將何以處此既而思曰違命之罪止
臣一身誤國之誅累及天下臣寧一身受罪耳思我祖
宗先以百戰得天下我皇上方以一德致中興臣何敢
以衰病庸才當此重任而誤我祖宗之天下哉故敢再
瀝愚誠上干天聽臣之病勢前奏已陳不敢再瀆而才
力不稱先未敢言蓋自來六卿之職吏部為重戶部為
難而兵部則兼重且難其用人峙糧又全資彼二部者
也今之兵部得以優游歲月同於他官者幸賴聖明在

上一時無事爾使當多事之時羽檄交馳章奏旁午臣之才弱酬應不堪必致誤事而罪臣萬死何益況自古聖皇儆戒無虞今天下生民困苦盜賊易興邊境空虛騷動堪慮在西北則米價極貴軍士饑疲四裔雜進奸謀叵測内變方憂而議者每欲於境外千里圖復哈密空城以為功而益槧中國此甘肅之危日甚孰敢為陛下言也在西南則松潘南路久絶而惟東路僅通每歲糧運得至者石費數兩軍戍得還者十唯二三全蜀生

靈困於此方今閩歲歉粒米難致矣此川蜀之危日甚孰
敢為陛下言也其尤可慮者萬一中原西蜀如昔民窮
盜起一時征剿無人各處糗糧無備所係安危甚大此
聖祖垂訓切切以為當憂而古今足食多計人皆避嫌
保守莫肯為行輔臣楊一清奏欲臣等各舉所知有濟
險應變之才折衝禦侮之畧者以備緩急之用迄今未
聞一薦蓋皆不知其人雖知亦不敢薦薦恐終亦難用
也蓋此等之人匪徒才力能勝而又必其忘身為國是

其事極難而其人極難得也有之則少有失事必黜雖能成功亦罪何者衆皆忌之而遂謗之大臣不知而或信之又其人或多不拘小節故今日中皆無一人可薦而臨事非其人不可用也其他土司之變邊境之虛驕卒之悍其事雖有可處而莫敢為處者巡撫不得久任專制故皆推遷不理理之而或奏上各部亦多推遷延捱不與奏决故今内外大小臣工皆以持循保守為賢而坐視養亂有一忠力任事者身家不免矣此將盡驅

天下之人闒然皆無忠義之氣一朝有事誰為之當非細故也今以自來兵部尚書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耳目所及曰劉大夏曰彭澤忠力為國者僅此而皆不得保全其得保全者皆依阿蒙蔽而坐視養亂者也臣性愚昧偏滯不能遷改隨時故常自誓以為可殺而不可使減有功可殺而不可使縱有罪至於依阿誤國而蒙蔽欺君之事寧萬死而不能為故雖天幸病愈而勉任此官亦徒死無益於事此臣才性不堪如

此不敢貪位以誤陛下也至於宮保之加尤非臣分所及

故昔謬承太子少保之命不敢祗受今秩更崇聖恩益重

臣何敢當又況辭而得陛慚愧益甚伏望聖慈收回成命

容臣止以原職休致還鄉使臣得免誤國之罪以終餘年實

感陛下再生之德於不朽也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

奉聖旨覽卿所奏足見忠誠謀畧改官并加秩俱已有成

命不允所辭宜即出供以副朕簡任至意吏部知道欽此

盡瀝愚忠以求採擇疏

臣久在病中誤蒙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具本力辭又蒙加
臣太子太保量力不堪具本再辭復蒙聖恩不允兩奉溫
旨稱臣過當雖婁孥聞之皆欲感激臣匪木石豈能一日
為心臣愚思君命即天命也惟當順受死生以之豈敢
有拂顏今疾病未痊尚欲調理數日以祈天幸如其病
得少愈即出謝恩勉力供職如其不愈則臣終為天廢
矣不敢累瀆伏乞聖明早用賢能賜臣骸骨然臣感恩
刻骨不敢嘿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

祕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況我皇上聖德大非唐玄宋高之比臣敢以堯舜之事告陛下在昔唐虞用人必先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言雖可用其功未必能成言不可用其人決當廢黜臣愚一介凡庸豈當受知明主其必左右心膂之臣有薦之者是徒諒臣心而不計其才與力之不稱恐誤陛下也臣今披瀝愚衷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内有干涉他郡者葢用人

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戸部也伏願聖明不棄蒭蕘多賜
親覧數日更乞親與二三輔臣及名吏戸兵三部之官
而議之臣言可用則賜俯從雖臣病死罪死不能久任
而繼臣者亦可踵行即臣報國也如不可用則臣受職
徒壊天下雖死無益伏乞聖裁以煩文瀆干天聽罪當
萬死謹具開奏聞

計開

一定武畧切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二

者皆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裔已有祖訓不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也百里之内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於邊境叛軍即聽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聖朝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累朝設立巡撫兵備勑詞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

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衂則當體
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
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
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
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令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
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為
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

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
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
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
難然後人肯用力然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寛其文
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為
練兵捕盜募用死間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
腕如昔王翺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
盜賊可弭强敵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

不為害臣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穀造鋪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督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穀數百者自備弓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逆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敝故臣不揣以為事當如此也

一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險外國最強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敵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伏讀我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敵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

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遷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
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决策於九重之中機會
變於斯須而定筭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
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陛下體聖祖之成法効古人之
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
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朝廷惟握將
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
幾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於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閒時則輪番二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儆則併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

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劄首使其取

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踩踐而為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擄四五人即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

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維以退縮保守為事而墩堡任其攻剋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

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於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於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

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郤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為之勘剖該襲則早為勘保而不必其至京

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葢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絶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廵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

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鎭廵鎭廵奏下該部應行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絶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于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於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廵撫知府得

人久任而信孚於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
試得效今自言則近誇為耻不言則無徵不信臣初守
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葢惟不用財
不避嫌而即為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為誘執如上
下凍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屡
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遠約臣
即鎻去量治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榮高仇殺二十
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

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搆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珽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黄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名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黄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

恐其刼奪即將叅將二司率兵夜遁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為臣守城旗皷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黄暘事臣為父名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葢信義雖蠻夷為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廵撫道過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勲差人來訴臣即轎前責其家之占

田園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即移文來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為惡松潘番又為兵備胡澧伐木脩城置竄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為之傳播故未久而即遠孚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為地方涓涘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罪無所逃於士

論也
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
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
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
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奉太宗
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抛荒及空閑地土不拘
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
樂於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

糴則邊儲易足矣至於南方謫彼充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頻於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成行而官鹽未當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於額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

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名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名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叅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鬻而壯丁益勸於煎軍民得易於食其為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當邊糧不肯趂賤預買及臨

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强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彀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於措積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令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

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

一絶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黷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能陞世襲軍職大壞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凛凛總兵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減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

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箠呵叱如待囚隷彼

為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

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南降使

非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聖祖所戒賞功

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可畏哉宗社有靈

天命我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

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

軍之困戮其首以梟邊境而快憤軍之心也我皇上勵

精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恐法度不時加嚴儆則易至於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絶則易至於復生伏願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議自今嚴立成命載諸天府頒諸天下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再圖以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有戡亂平賊奇功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廕外其

有聽容子孫弟姪夤緣似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敘
用武職揭黃永不許襲至於軍匠夤緣再有額外濫收
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革邊遠充軍永為定例如此則
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為宗
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
五十石即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
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折鈔共一千六百

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觧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歳減月糧䈥亦不貲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

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革而復推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使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於國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

為國推奸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令在朝文職止
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冠
不宜輕出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
議久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
而已試而得效者又多小疵詿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
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昊則
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
賷緣權奸奏逮至京而黜為民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

戎入寇内誅叛夷外退强敵而為番使舍音浩善等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兵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為憸人聶能遷等反間流謗逮至充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恠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閒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

禮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行於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為考察所出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别以勵士風章也奏奉

聖旨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覽奏皆經國籌邊至意事關兵政的待卿到任之後逐一審處推行明白次第開奏定奪其餘該部看了來說欽此

申明鄙見以求聖斷疏

臣所妄陳鄙見十事其首尾定武畧惜人才二事尤為緊要

而以開例條欵不得詳明恐大臣見疑而聖恩亦未之信臣敢申明其説我皇上勵精聖學真得堯舜禹湯執中之傳者也臣請以執中之道推之用武古言天下雖大好戰必亡此偏於黷武之禍非中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偏於弛武之獘亦非中也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則中矣夫師出以正則非得已不已而六五所謂田有禽利執言者也師用老成丈人必非輕用民命而貪功敗事是以得吉而九二所謂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者也夫禽之在田則能傷稼殃民而

不得不執以比外國之擾我邊疆盜賊之害我生民而不得不征故若禽非在田則不當執外國非入寇盜賊非殃民則不當征矣此其事理甚明也臣載敢以在昔君相之事言之周之成康性皆恭儉仁慈當世大臣匪當憂其好武輕殺也特慮其過於仁厚溺於宴安而忘戰必危耳故周公告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告康王則曰張皇六師毋壞我高祖寡命此同一意見也然此時周初克商不遠武畧非不競而二

公此言若導其君以尚威武者然後周之子孫竟以衰弱而微老成憂國深慮至此也若唐玄宗躬親撥亂而時且富彊當世大臣匪當憂其威武不振也第恐其開邊黷武而好戰必亡耳故姚崇願其不倖邊功而舉青海之覆師以為戒宋璟為之不賞邊臣而致郝靈荃之死以示懲此又一意見也然玄宗初年勵精自强坐致太平四十餘載子孫百十為唐中興之主功業亦盛但以其無聖學之功不能慎終如始後信奸臣嬖女以至

於亂非專尚武也然如姚崇之明戒其君不倖邊功是矣乃若黠啜之世為邊患而靈荃得其首則所謂田有禽之利執而宜賞者也宋璟乃痛抑之致死而廢刑賞之公致其君久不能信而終於尚武其心雖忠其計則左矣故臣以為璟之才識不如姚崇而姚宋相業又不如周召自昔人臣逢時遇主不同而致君各有道焉我皇上至仁天縱今天下武備甚弛常恐蠻夷盜賊一朝難禦大臣謀國者若視我皇上德如成康而可進為堯

舜也則宜告以周名之說而欲其身之亦為周名若視我皇上德如唐玄而天下富強猶彼也則宜告以姚宋之意而欲其身之止為姚宋今若不量時度德而上遇仁君亦過憂以唐玄宗之事下遇忠臣或陰制以郝靈荃之術則誤矣臣所薦欲復用四人者非謂足以盡天下之才也亦求千里馬未得而先鬻馬骨以來之之意也四人之中陳九疇為最今文武將帥中未見如此人者而頻遭罪黜人或疑之昔唐郭子儀之薦李光弼宋

呂夷簡之薦范仲淹皆先國家之急而棄私讐今大臣皆公忠體國非有私憾於九疇也因彼讐敵之反間得行而一時難辭耳自昔善於用間以殺敵之謀臣勇將者多矣今以堂堂中國而受外敵之欺臣聞自陝以西餓殍盈途而吐魯番又入甘肅後患誠為難保矣至於施儒楊必進或謂考察所退之人例不當復夫例非祖宗之法而人才之能弭盜安民者國家所需急用難以例拘也自昔明君繼世用賢雖父祖所廢之人亦復之

況前二次考察皆以權奸主使而所黜非公何憚而不復之乎一黜不復而忠力任事者皆以為戒而莫之敢為此有關於天下大故臣不敢不言也伏願聖明親名一二心膂之臣而問之如臣言非私則望俯從如其私妄則當譴黜無所逃罪均乞聖明裁處奉聖旨卿所奏朕皆省覽已別有旨了今邊方多事卿且即出供職以副眷懷勿再進牘辭避該衙門知道

推明詔旨以薦賢才疏

准臣世寧咨前事先該詹事霍韜奏奉欽依行令臣等堂
上正官到任半年後各舉一人以自代比法果行最於求賢
有益然而詔行之後今一年有餘竟無一人肯薦者葢人最
難知莫敢輕薦而或雖有所知徒薦不用也惟得聖明果
用薦者一人而於所薦非人者必罪舉主無赦則人皆樂
於公薦而不私於濫薦矣臣今到任未及旬月不敢遽薦
代巳之人一時謬見惟謂各部侍郎皆得其才堪為尚書而
臣兵部又得才堪總督軍務之人而試用之更加歷練異

日尚書有缺即令陞補各邉有事即令出總軍旅必無不稱矣然自來薦人不用勝已之人而於佐貳尤忌才之勝已者蓋恐其能出已上而分奪已權也今如臣之衰朽冒膺前職而更非得勝臣之才以為侍郎則武備不振邦政遂弛必壞我祖宗百戰所得之天下是臣之娼嫉僨事雖萬死不足以贖也今本部左侍郎見缺臣連月思想必得如見任漕運都御史唐龍廵視南贑都御史汪鋐者而用之則才無不稱事無不舉而臣之衰朽不堪所得助益多

矣或謂鋐之才止堪戶部則宜兵部用龍而以鋐補其缺且得移近任事使衆皆知而因以需戶部之用必能通變裕財有益國用邊儲不少矣此二臣者有如不稱臣當連坐萬死無悔合咨本部煩為具題等因准此擬合就行奉聖旨這員缺已推補了吏部知道

請明别具便覽疏

臣聞宋臣具奏别有貼黄之說蓋摘其要語或本中開說不盡事理另寫别帖粘於本後以便君覽蓋自古明良相逢不

存形迹而惟圖忠款易納也臣昔為左都御史題為省繁文復舊規以便勤政事內開君逸臣勞古之訓也執簡御繁治之體也乞勅在外鎮巡三司等官今後事當奏題者務要照依弘治以前舊規删去繁文務從簡要不得全録上下往來文移其奏下部院該覆者亦要看本官删去繁文撮從簡要具稿呈堂堂上官亦要親看明白方總具本庶幾少便御覽不致多勞聖心奏奉欽依通行各衙門迄無能改者蓋因各人意見不同而事權不一各圖自便莫肯奉行也今到

兵部見各處奏報邊情及議處各項事情奏題本皆仍舊通寫上下往来文移動輙數千餘言事下本部查覆又該照起前案各起奏行事理通寫進呈不下數十餘紙葢雖臣等該勞之人每看一本或半日不能通遍而況以上勞君父萬幾之繁為勤學之累臣子之心亦安忍哉或謂陛下當通覽章奏全知事情不當憚煩有所簡擇者葢能致陛下勞心於細而不得專務其大一一親斷於勵精之下也臣今在部覆本或遇大事欲照弘

治以前舊規刪繁就簡則恐原文不備致起嫌謗欲仍舊全寫則恐勞聖目心有不安又恐緊關情節混雜其中一時難於指出故今臣欲奏過除覆奏小事常本照常全寫外若遇大事覆題於照常全寫詳本之外另將緊關原情及今要處急務別具一帖或照今揭帖字樣或依宋臣貼黃事理即同封定其本面上書便覽二字以別於他本易於抽看伏願陛下省覽之餘仍將照常詳本發出議處其便覽另本留中省覽中間若有不盡

事情可於詳本內查對即知庶幾聖目不勞而聖心易斷緣係請明別具便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是今後但事關重大的別具一帖面書御覽畧節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只具堂上官職名末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樣但以辭終為結庶朕得細加覽閱若他常事不必為此煩擾還通行部院等衙門都照這等行欽此

撫處夷情以安地方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四川等處地

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鳳儀題前事云云通查案呈到
部看得廵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廵按四川監察御史戴
金廵按貴州監察御史陳講各題芒部前項事情其大意皆
欲罷兵息民而言欲息禍源莫如復隴氏之後今四川荒
旱兵決難用提督兵部尚書伍文定先已奉旨取回兵已
罷散各歸別無他議矣惟照革流官而復隴氏一節則干係
地方事體重大臣等未敢輕率切惟御土夷之法固當因
其俗而順其情治土夷之亂尤當究其先而慮其後查得

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來已故土官知府隴慰及其護印長男隴慶權印姪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稱其府地方廣濶蠻夷衆多搶刦讐殺不能管束乞將其地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分管地方又欲設一千戶所官軍於其府中以控禦府治至於貴州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稱芒部等府夷民上道打刦及焚燒屯寨節次催取四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今設流官而後有此也使彼遠

方夷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為盜刼則此貴州一線之地何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棊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即以歸怨隣省請兵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地方者不究其故而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不如會推之説士大夫皆以存心而置國事於度外恐非天下之福也隴政争襲搆亂用兵誅絶隴壽微弱既襲被殺隴勝若其骨血夷民信服此時正當奏襲矣然時方年九歲而群夷稱為

隴壽存日過房阿濟之凡子又稱爲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軏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其地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官司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許設而巡撫王軏總兵何卿即今去任是猶爲𢀖者筋膠用木方合而遂令脫槃其能成𢀖堅久而不致反跳也者幾希此芒部之所以復亂也然其亂也乃試知府程洸迂暗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沙保一支之逐官刼印耳就如今春攻打畢節闗廂者不過百人圍

以鹽倉水西諸夷而王俊楊儀等聞之喪膽不敢出一言以籌敵而遂私許以官印既許官印無以自解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委罪於隣封而求四川之協討夫賊在闗廂守城者閉門不敢出拒耳人非數萬豈能圍城也御史戴金所奏甚明與本部所訪皆同此究其先如此也各夷前日既稱隴勝為隴壽養子人心不服今則又曰姦生子或難定執又則賸朧稱曰隴壽支裔皆欲復其土官夫昔隴壽隴政皆稱知府隴慰

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讐殺二十年大征始定今隴勝或非隴壽之子而驟復其土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為之耳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而或各尋一隴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隴壽隴政戰爭之禍今復當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事異日亦不敢身受其責此慮其後如此也無已則有一焉今議者謂各隣境土官見芒部改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伏願陛下先降勑

一道齎彼鎮巡令其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祖宗庸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世襲今後除爾叛逆刼殺我中國地方自干族滅之外其餘爭襲讎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征勦者即於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賴仍授土官職事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委四川鎮巡官將芒部府舊印并鎮雄府新印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

曰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各守其地土管束其人民而供其差發三年之内保無一人作亂者聽爾遷屬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州皆隨爾所願再不上立府治以管束爾等爾若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土官知府管轄者即為爾奏復立土官願服流官者即設流官亦皆隨爾之願三年之内若有一人作亂則三人共滅之所分其地有能為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即陞其官安撫宣撫以上皆可漸得若再如前反復不定

必大舉兵征勦一人不遺夫既示之利害如此至於隴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住教育以待别處程洸則起送吏部降用李矅則授近府原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乎彼心自服而地方自定三年之外復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還屬布政司皆聽地方鎮廵官隨俗處定而後奏聞施行事惟責保地方永無變亂臣等實不敢預為執泥也至於各官奏要貴州迤西兵備移於畢節與四川永寧叅將相為表裏一節本部先已題奉欽依准

擬別無施行但彼各省叅將兵備才有不稱者即從各撫按官奏改別用而推薦可用之人奏請代任庶幾撫處得人地方信服而免致輕於用兵再照御史戴金叅奏貴州兵部副使王浚叅議楊儀僉事龔亨都指揮李宗佑偽增賊勢虛報請兵望以不職罷黜為人臣庸碌失事誑言誤國之戒一節內王浚楊儀龔亨三人皆文職而楊儀奸貪素著見今考察在邇宜從吏部都察院逕自查照施行李宗佑係軍職本部合候命下革回原

衛開住奉旨卿等所奏俱見撫處夷情方畧寫勅傳諭各上官衙門依擬行這地方應否復立土官或改設流官及止分四長官司管束事難遥度還行四川貴州各鎮廵官議處停當奏來定奪務圖經久無患王浚龔亨免究各罰俸三箇月楊儀既奸貪素著著吏部考察定奪李宗佑革回原衛閑住其餘依擬欽此

遵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議

車駕清吏司案呈准禮部精膳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禮

科抄出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唐鳳儀題據直隸揚州府申稱所屬高泰二州寶應阜泰興儀真江都五縣額養黄犍母牛共四百二十一隻每隻派取人丁十丁餧養共占人丁四千二百一十丁每年將孳生牛犢觧南京光禄寺酒醋麪局并珍羞署等衙門專為擠乳拽磨之用府屬地土卑濕水草不調日夕倒死所産牛犢悉皆矮小多致驗看不中退令換買被攬頭勒措犍牛一隻用銀二十餘兩母牛一隻用銀一十二兩原牛不過賣銀

一二兩牛戶只得揭借京債重包利息至於鬻男賣女方穀賠補且牛隻比之種馬歲費草料尤多合無將見在種牛變價貯庫聽候解部以後但遇派取議定價值通融分派各州縣原養牛戶出辦解部轉發光祿寺等衙門逕令牙行收買供用庶無養牛之費解牛之苦實為官民兩便等因續據直隸鳳陽府申稱所屬州縣額養犍牛共一千一百九十四隻歲派南京供應牛一百二十二隻近因各該州縣頻罹災傷牽多倒失瘦損一

遇取觧程途千里山路崎嶇不能牽赶只得派徵銀兩
到於近京地方倍價覔買遺下原牛仍在民間餧養終
年耗蠹有害無益况今歲見被重災田旣荒棄民皆缺
食將來之勢殆不可言合無將倒失虧欠者免其追補
見在者變價入官或買糧備賑每年派取之時止計徵
價觧交庶蘇民困及據直隸廬州府申稱無為六安二
州并合肥舒城廬江霍山巢五縣額養黃犍母牛共二
百八十三隻近年倒失虧欠數多民間貧苦追補難完

取觧之際亦多瘦損不堪若蒙徵價觧納最為良便直隷滁州亦申同前因又據直隷和州申稱坐派祭祀犢角牛犢二十七隻逐年取觧中途多有不服水草或暑濕傷損不堪負累買補合無徵銀觧納等因據此為照立政之道必求有益於國無損於民斯可以行爾苟有損於民矣則雖有益於國君子猶將難之况有損於民無益於國乎其當求所以變通之術也明矣國初南京建都在焉故附近揚州廬州鳳陽三府與滁州俱派養

前項種牛既而遷於北京諸所供應支度俱經裁節惟種牛猶夫舊也夫括民間十丁而養一牛日復日歲復歲所費不貲實欲孳生牛犢以供光祿寺等衙門之用耳又因地土下濕水草不調所產悉皆矮小肴驗不中乃令別行變換是孳生一牛也供用又一牛也夥之積年攬頭布占行市抑賣重價犍牛十一隻用銀二十餘兩母牛一隻亦不下十一二兩民非賣產業鬻男女何以出辦是於國為虛文果無益也於民為實害果有損也

況政有重輕事有緩急若和州繭角牛犢係上供郊祀之用至急至重不可缺也至於南京光禄寺等衙門牛隻不過擠乳拽磨是則有間矣近因各處災傷上廑聖慮大渙綸音廣蠲免之恩申賑濟之令且諭令撫按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不便於民事件各要條陳具奏採擇施行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欽此欽遵切念他處災傷一年二年而本地方被災自嘉靖元年以至於今凡七年矣他處旱乾未必水澇水澇未必蟲蝗本地方

乃旱澇蟲蝗並臻交集斯民之苦何為而至於此極耶要之諸所不便固非一端所可盡種牛其大者也弭災救荒恤民固本尤非一事所能周查處種牛亦其大者也舊額光禄寺各樣料品俱徵本色近年改為折色者類多則各府議將應觧牛隻徵價觧部部轉發各該衙門買用事正相合理有可從庶幾公私俱不失矣除和州繭角牛犢及要將種牛變價俱不敢輕議外伏望陛下俯念民艱益廣德意特勑該部議合無將揚州廬州鳳

陽三府并滁州名見在者印烙虧欠倒失者免其追

補候年豐民裕另為施行每年應解南京光禄寺等

衙門擠乳拽磨牛隻議定犍牛一隻價銀若干母牛一

隻價銀若干行令原州縣均派各牛户出辦折色解部

查發該衙門徑名牙行收買供用歲以為常所產牛犢

聽民自便則國有牛之利額數不闕民無牛之害徵辦

得前補偏救獘之道亦若是爾臣不勝為國為民懇切

之至乞賜採擇施行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

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廬鳳揚州等府滁州等州額養
牛隻係隸兵部該司掌行為此除稟堂外合用手本黏
連原抄送去兵部車駕清吏司煩為查照徑自施行等
因到司准此查得先為議處積弊以便供應事嘉靖五
年正月内該光禄寺卿崔傑等題稱順天等府所属解
到乳牛每被攬户勒要觧人價銀八九兩到寺驗過數
日牛乳既盡無從取辦反將在庫銅錢買乳合無今後
每乳牛一隻并犢折價銀六兩買乳供用又查得為會

議重大事宜請聖裁以裨脩省事嘉靖七年十月內該
南京禮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顧等條陳南京光禄寺
舊額犍乳牛四百餘隻每隻日支料豆三升草十五斤
觧到未久瘦損倒失多因養牛人役尅減草料今煮酒
等項故在北京牛隻難仍舊數該本部會覆咨行南京
兵部議處裁減俱經題准通行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
到部看得廵撫鳳陽都御史唐鳳儀題稱廬鳳揚三府
并滁州地方連年旱澇蟲蝗民苦無限見奉綸音撫按

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不便於民事體各要條陳具
奏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乞要將前項地方種牛見在
者印烙虧欠倒失者候豐年買補其應解南京光禄寺
等衙門犍乳牛隻定擬價銀行令原州縣均派各牛戶
出辦折色解部查發名商收買供用一節無非救荒恤
患革奬安民體上德固邦本之意臣等舊任南京亦見
每年冬春時月内府撞出餓死牛隻相聮不絶惻然思
念是皆民間破産竭資所解納而皆委之溝壑不計貴

責於民而輕棄於官甚可惜也今本官奏要養牛户定擬納價每年觧赴光禄寺等衙門收貯臨用買牛官民兩便查得南方牛隻比之近京牛隻高大不及其半今在京光禄寺奏定每乳牛一隻連犢折價銀六兩合無定前地方該觧南京光禄寺每犍牛一隻從寛亦折銀六兩乳牛一隻連犢折銀伍兩各令養牛户凑辦觧南京兵部轉發光禄寺等衙門名商收買應用再照繭角牛犢以備郊廟大祀之用雖不敢輕議然而觧彼飼候

數月則牛長非犢而角長非繭不可用矣况有尅減草糧致令瘦死以致褻神御之獘故亦不若每隻折觧銀五兩臨時擇買而况和州之地止隔南京一江或令民間餧養臨時取用皆為便益均乞聖裁然臣等又聞書曰惟辟玉食今南京光禄寺所用乳犍牛若干隻擠乳拽磨原供尚膳監之用也今乘輿在北不知誰敢享用於此而牛隻猶如昔日之多至於每年南京郊廟大祭幾次該用繭角牛犢幾隻臣等皆不能知伏惟皇上明

體定分節用愛人有可裁省者特勑南京禮兵二部查處停當奏請定奪尤為至幸緣係遵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奉聖旨是准議行欽此

胡端敏奏議卷九

胡端敏奏議卷十

明 胡世寧 撰

回人入境官軍擊斬退去隨遞番文討要羈畱夷使疏官同前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整理甘肅地方糧草脩舉屯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天和題云云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於兵科節抄出提督陝

西三邉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瓊甘肅鎮廵等官都御史唐澤等各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廵按陜西監察御史熊爵題稱副使趙載才猷出衆年力方剛久處孤懸之地養成精鋭之兵學術正而議論純憲體熟而政務集訓練駕馭官軍畏威而懷德撫處弛張邉徼聞風而知警眞濟世之奇才用時之偉器也遊擊將軍彭濬謀猷素著勇畧過人督戰有方不旋踵而身先士卒責諭有義不終日而克捷

勍夷獲功雖曰不多兵氣自增百倍乞將趙載或陞按察使之銜或署以都御史之職仍令肅州住劄必能振揚掃蕩大建奇功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查得先為遠夷屢乞通貢從宜定處事該提督尚書王瓊等題稱吐魯番夷自正德年來撫處失宜閉關絕貢幸而公論不泯皆謂終不可絕宜遣人省諭令其輸誠服罪准令照舊通貢今幸吐魯番蘇勒坦莽蘇爾一旦悔聽讒言獻還哈密城池擄去人口什物等件并

齎帶方物求討賞賜諸夷悉已向化所據先後各起貢使分為兩運照例差官伴送赴京貢回夷使騐放出關該本部依擬覆題節奉欽依是吐魯番酋世濟凶惡先議閉關絶貢近因守臣節次奏其再三乞貢屢有旨著鎮廵等官察其果有悔悟實情取具印信真正番文回奏方許通貢今既該提督等官詳審無詐騐放入關要令分為兩運差官伴送來京若事有變更勢有窒礙亦要從實聲說務求停妥不可執泥前言以貽後患欽此

已經通行欽遵外令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查覆間又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霍題為夷情事內開永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王一以斷北方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屬部落察其逆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邉郡古帝王制外裔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吐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畧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絶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貿易也若

絶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蟲為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絶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聖旨若吐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即與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還善之路也中國待外裔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外

藩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吐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誨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吐魯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刼我罕東誘我齊勒掠我瓜沙外連北境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虞者二也雅克摩哩者吐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雅克摩哩則曰來降也在吐

魯番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欵塞彼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復興之期矣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雅克摩哩之降也廪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吐魯番擁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雅克摩哩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者以投生也今出則死

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為内應而有肘腋之憂吐魯番擁兵於外雅克摩哩為變於内即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此臣之所以為西邉慮也或曰今陜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陜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邉與敵為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埸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矧聖明在上將莅中國撫

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勸皇上輕棄祖宗疆埸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阯不可耶臣則曰南北二邊體勢則殊珠厓交阯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彼得險矣彼國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靈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阯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

諸國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葢若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楊士奇者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於吐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邉境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脅動罕東聲勢聯絡西北諸境並受制馭若失哈密

則吐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元人後嗣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絶矣天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修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固不必求元人之後可也或曰弘治六年吐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

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元人後嗣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吐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則將遂覇西戎且連北敵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為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吐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吐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吐魯番者即封爾為忠順王授

爾金印以主西戎又因雅克摩哩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吐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衛則王哈密雖非元人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故邊將之任也閫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及又言今日忍氣哈密豈得已也甘肅銀一錢僅易粟二升軍士空腹救死不暇在甘肅且凛凛

何有於哈密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拆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敵人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地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榛墟稻米一石直

銀五兩皆鹽法更獘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太宗皇帝之鹽法矣伏惟陛下勑問兵部吐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雅克摩哩來降其誠其偽作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勑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為目下振救之策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計畫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叱咤而定矣不煩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等因奉聖旨

霍韜所奏足見留心邊務雅克摩哩納居內地姦謀叵測這本所言兵部逐一叅詳籌畫究極利害務要計出萬全具奏定奪勿得顧忌以貽後患邊儲屯種戶部看處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司併呈到部臣等看得吐魯番回夷變詐多端求索無厭自來侵犯我邊惟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朝廷御之亦惟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間公賞罰之施以勵其外攘遇彼來寇則殺去奔勿追間有窮迫而慕義來歸則撫而有之

以為我藩籬納欵而誠心來貢則禮而待之以施彼恩信雖自古帝王及我祖宗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之道不過如此未聞敝中國以事外夷撤藩籬而延𡨚賊者也今查彼番自弘治年間連年用計殺虜哈密嗣王哈尚善巴不聽撫處至欲領兵一萬攻我肅州我孝宗敬皇帝赫然震怒特准謀臣奏議執其貢使一百八十一名兩廣安置絶彼通貢彼遂失我罷用藥物不能為生諸夷怨彼彼方悔過送還善巴後復許貢彼得漸置奸

回於我國中上自京師下至甘肅無處不有其人無處不通其交結而受其反間積至正德十一年大舉入寇意圖原置奸回斬巴爾斯高彥名等内應外合亦如先取哈密故智唾手而取肅州幸得先任兵備副使陳九疇一時奮勇打死内應奸回殺退外攻各賊而又近差内附夷兵刼其老營外結衛喇特國人搗其巢穴彼番大創乃因内間反致九疇死罪曁蒙皇上即位開釋復用九疇巡撫甘肅又值彼番大舉入寇又被九疇督兵敵退

奏請閉關絶貢彼番復縱反間仍致九疇得罪而聲言求貢不許必來搶擄報復以恐嚇吾人然迄今四年並不敢一騎來侵近該提督等官奏准通貢將原欲安置兩廣番使盡許放回今貢使未多入關而彼番又使頭目呼哩木納克第稜等以問信通和為詞勾引衛喇特國人數千乘夜直抵肅州近城若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謀勇相資素有備禦而臨時遇儆又或私創九疇之禍牿守通和之說遲疑不敢發兵出戰而又非得素

撫屬番助斬賊首則肅州城池必為所破而甘州以西五百里地方必皆難守矣此閉關通貢孰利孰害不待智者而知也今各官奏內又執番本所言陳九疇壞事為詞以見罪不在已且既稱黄草垻堡有先來進貢夷人三十九名在內上城與堡外回賊荅話下城就將堡內防夷遊軍陳經等一十九名細縛搶去六名又過四項堡綁去按伏遊兵張桂月等四名夜不收二名别遁番書言會衆番王備下人馬五萬又有五千至此又出

謾言起春到甘肅你們也把十三布政司的人馬幞著敵情變詐如此而各官奏内又稱各夷荅話已有懼悔之意又欲原其求通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仍照原議起送赴京以圖罷兵息民前後若相抵牾事在彼中臣等勢難遥度况蒙聖恩業已許貢嗇使臨門彼處官司戒前慮後必不敢據理揚威一時拒絶又况天朝政令當一臣等亦不敢輕議朝令夕改遽言絶貢及照提督尚書王瓊大才通變必有奇術轉危為安有非臣等常慮

所及再照詹事霍韜所奏為國遠慮甚切而其查訪近事未真臣等逐一參詳其稱吐魯番未有悔罪之實而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而邊患愈滋藥石之言也乃以番文無印信足徵為疑不知番文雖有印信又何足徵而足以制其死命乎蓋惟有我識其變詐而弗落其計中以疑我忠臣弛我邊備則可矣雅克摩哩若原彼世臣擁帳二千來降輕納則後患委的難測臣等昔未到部親理其事詳究其實則亦與韜同此見也今究其實則

雅克摩哩乃我屬番曲先衛人為彼擄去為之用事今遣我來近邊求和不得入𨓜不敢受疑避罪束身來歸事為反正與其親弟滿拉丹珠爾輩主僕六人耳偕來老弱男婦數千乃自瓜沙屬番特默格圖卜之衆是皆邊官業已受之而奏聞朝廷初不之禁矣今彼窮迫無歸而我撫處已定近者回人入𨓜彼已斬送首級來報矣更欲驅遣無所往勢將轉思為讐事變可虞而或乘其饑疲遂加撲滅則又非聖皇之仁也當此之時正當撫

而有之以招彼攜貳而益我藩蘺耳然臣等自來反復思慮惟欲固我邊疆保我中國耳至於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綿力菲才念初不及於此也臣等昔時愚見惟聞哈密之地外隔流沙距我肅州一千五百餘里比之太祖昔建太寧都司於境外四百餘里而太宗遷置於今保定太宗初置交阯布政司郡縣其地而宣宗棄之安南初不知其為棄祖宗疆土也哈密主初封忠順王者乃元遺裔我太宗皇帝於永樂二年封之三年即故

立其兄子未幾即絶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為吐魯番殺擄今其主自願歸番而反欲引彼入寇其民皆四散無遺矣故臣等初亦以為比之國初立元遺裔為和寧王為順寧王為安定王者事同一體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内近我甘肅今皆不知其存亡有無則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初慮實不及此也而更私憂以為若撫他番以王哈密則今雅克摩哩主僕六人決不能往使其他番為之恐其強則叛我而入寇弱則畏彼

而從之誠難保其為不侵不叛之臣也昔漢武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者正今甘肅之地爾若謂哈密興復而遂能絶北敵之通西戎以固我甘肅保我陝西地方則今宣府大同延綏三重鎮不能邀截北人之過河入套也哈密之復其力豈能勝我三鎮臣等初見以為立之無益而歲受吐魯番之挾我以為奸利則宜有覺而速改故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念不及此也今聞議者有謂勸陛下棄祖宗疆埸之言臣等口禁目眩數日不能出

一言顧惟提督尚書王瓊與韶皆素有高世之見非臣等淺昧所及故願興復哈密一事特行王瓊在彼處之耳今據各官所奏事情除前回人入寇實計若干我軍斬獲陣亡及被殺擄人畜各有若干有無重大失事隱匿不報情弊本部照常行彼巡按勘實另行外臣等愚見欲乞聖明賜勑一道特委提督尚書王瓊令其會彼甘肅鎮巡管屯田御史等官通名吐魯番夷使而責喻之曰爾初兩次入寇皆被我陳都堂殺敗而又奏准閉

關絶爾通貢且欲盡將爾貢使安置兩廣爾不得我中國藥物𦣞用無以為生結怨諸夷爾累次遞番文求貢而聲言不從則大舉入寇然四五年之間竟不敢來我邊臣亦嘗為爾奏求通貢朝廷疑爾昔日之惡累奏不准今來我邊憐爾窮困不顧利害保爾誠心悔罪再不入寇朝廷惟信我言准爾通貢今爾却令呼哩木納克策稜等勾引衛喇特數千寇我肅州今已被我軍殺敗使朝廷因此不信我言將如之何若此出爾王子蘇勒坦莽蘇爾

之意則新舊番使皆當斬首梟令邊關而遂舉兵進勦
何責之有然我天子是大聖人以天下為度視爾小夷
欺擾猶蟣虱搔癢於皮膚也豈足為計但我邊臣仗義
宣威豈甘受爾欺誑爾昔番文謾言要在蟒十三布政
司人待爾此言我猶不忍爾奏也使其奏天子震怒我
止發三鎮兵十萬直擣爾巢穴爾問爾國老成人爾番
人自漢以來有能敵我中國兵否我更奏討朝廷銀十
萬兩好緞好馬各十萬疋令人曉諭近爾各種番人能

斬爾回回一首者賞銀十兩好緞好馬各一疋有能斬首千級來獻者即封為忠順王使居哈密歲許通貢賞賜不絶爾回回之首能存幾何但聞爾言前此入寇乃呼哩木納克筞稜私擅所為王子止是使他來求貢初不知道又言衛喇特來尋特黙格我們當不住了以此未忍罪爾舊留貢使姑放出關新來貢使亦放入關但令每起入關止許十人多不過十五人其多餘人數勒令回國原帶貢物俱許驗交來者順帶來京賞物亦聽帶回散

給經過地方止許一日一站不許延住二日有過三日者即不應付敢有似前驕縱不聽約束者輕則編置兩廣重則斬首地方仍令先回番使齎諭王子蘇勒坦莽蘇爾知道今來入寇他果不知則將呼哩木納克策稜等械送入關以憑斬首示衆若係衛拉特誘哄得來則將衛喇特入寇之人斬首百十來獻呼哩木納克策稜亦免其罪今次貢使既得放回後無再犯許貢不絕若不將呼哩木納克策稜等械送治罪又不斬送衛喇特入寇人首級則明是王子

知道縱惡今次進貢人安置兩廣連賞賜禮物通不發回再有侵犯必如前言征勦如此責諭庶幾威信並行而彼必知所斂戢兵吏勑王瓊務要為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前瓜沙屬番特黙格噶瑪拉圖卜等及原哈密遺民輝和爾哈喇輝避禍來歸者不許逼回哈密驅置虎口撤我藩蘺損我天子好生之德益彼四裔入寇之黨外其餘凡有人之宗派才力堪以服衆為主而近彼各夷之願從立國者及近彼地方各

種諸戎有能共滅吐魯番者即許為忠順王聽居哈密悉從本官安處停當可信其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奏請欽斷給印封爵臣等不敢輕議亦不敢偏阻也臣等又竊料吐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其主蘇勒坦莽蘇爾先倚二大將和卓塔濟迪音雅克摩哩統兵於外而舍音和珊等數番使為間於我中國耳今和卓塔濟迪音已殺舍音和珊等已誅而雅克摩哩又携貳來歸其勢蓋亦漸弱故欲發兵五百近執雅克摩哩等於瓜州

尚遲疑不敢而致其來歸況今哈密來至嘉峪關一帶

千五百餘里其地先有罕東齊勤等衛原我屬番被彼

驅脅供饋接應者今皆歸我欵塞彼來所經空地千里

供饋無資又過流沙水無所得蓋其入寇比前益難故

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吐魯番而南有額布勒北有衛喇特

皆壯中驍勁衛喇特又比吐魯番離我頗近先時都御史

許進之入哈密城陳九疇之敘退吐魯番皆結彼為援

今反被吐魯番勾引來寇此而得慣則甚可憂也宜勅

邊臣無以能招吐魯番入貢為功而以諸敵在近恐其寇我難禦為患故今當以通番納貢為權宜以足食固邊為久計然足食之計今時甚難而霍韜奏欲招商中鹽納穀聽商募民種穀實為有益陛下已命戶部議覆而臣等亦有計處與之相符先奏亦該戶部議覆本部案候另行外惟照衛喇特之來而被我邊臣敵退其泣怨吐魯番招引之誤使我邊臣有識固可利而誘之以殺彼番使其自相攜貳以不為我害此伐交之術今雖日

久猶可行也然衆皆憂甘肅之危日甚而臣等不揣竊有轉危為安之術惟在聖明張主於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蓋今彼中事情言者不一而聞者多疑羣臣有見或真者不信而信者非真以是廟謨難定而在彼官民屬嵩或未知我皇上恩德之隆欲乞聖明獨斷選差御史一員部屬官一員必其曉事不欺而誠心為國不隨勢變遷之人以往於彼邊境道里軍民休戚敵情强弱向背邊臣章奏虛實各項事情應該作何區處各處屯田

應該何計開墾及凡軍儲何計可足邊圉何術能固逐一勘實漸次奏聞若彼先奏皆實原處無差者即便會同鎮巡等官安處停當務求堅久不許朝令夕改若先奏可疑原處未當作急奏聞區處仍乞發自聖心見得當此隆冬念及肅州邊城極遠孤危而又被敵鏖戰之苦令賫綵緞布絹各若干疋銀一二十萬兩前去宣布我皇上恩德垂念至意內將軍民曾經對敵守城者各賞布二疋指揮千百戶各賞絹一疋都指揮各賞緞一

疋陣亡及殺賊獲功者各賞銀二十两仍紀其功應陞襲官職照舊陞襲陣傷者各賞銀五两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各賞綵緞一表裏前報功次勘實仍依提督尚書王瓊等所奏彭濬於實授都指揮僉事上量陞一級趙載陞叅政職事仍管肅州兵備以後二三年撫處成功仍依御史熊爵所奏超擢都御史在彼巡撫其原附久住哈密遺民哈喇輝輝和爾及先今來歸瓜沙屬番嚐瑪拉特默格圖卜等部下人衆皆每家賞布

一疋頭目三人各緞一疋諭以我天子恩德萬里差官來撫爾衆救爾生命其新附願歸原土者聽歸原土其不願歸不敢歸者措給牛緞種子聽其趁時耕牧為築城池堅固約以世為我臣不侵不叛敵來近邊則堅壁清野使彼野無所掠食無所資不能一朝居此敵若寇我則爾出兵以牽其後敵若攻爾則我出兵以鮮爾圍爾我相為掎角永保爾生彼必感悅而世為我藩衛敵寇益少而邊圉益固比之遠復哈密為力易而所得多矣

至於雅克摩哩悔罪歸正棄戎即華情亦可嘉伏乞聖恩量授一官特賜冠帶衣服一套其弟滿拉丹珠爾量與冠帶通事名色跟來三四人俱充勇士食糧使居甘州三二月以羈彼國人而招懷來者仍送來京居住以審彼國俗而料我邊事所益多矣緣係回人入境官軍擊斬退走隨遞番文討要稽留夷使等事及節奉欽依兵部看了來說及這本所言兵部逐一參詳籌畫究極利害務要計處萬全具奏定奪毋得顧忌以貽後患事理

奉聖旨覽卿所奏叙述哈密吐魯番夷情本末條畫詳悉其言禦戎在於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尤為有見這番夷變詐多端大言誑惑挾求通貢據其投遞番文多非情實各官先後論奏亦復自相牴牾朝廷從寛不究已勑尚書王瓊一切撫待安插進貢防禦興復哈密等事都要處置停當不許輕信易言以貽後患今不必再寫勑爾部裏只備云行文書與他著遵照前旨叅以今擬責諭之言省令番酋悔過革心以圖保全若再稔惡不

悛即便奏聞動調大兵征勦且選練撫勦正係提督大
臣責任屯政糧草已勑都御史劉天和整理若再差他
官前去訪省未必皆得其真亦非責成之道還著他每
用心料理不許苟且誤事前勑事理照舊行雅克摩哩情
偽難測向背未定著同各夷都暫在彼處地方安插聽
提督鎮巡官再為審處具奏定奪輝和爾哈喇輝等來
歸有年豈有遣回之理彭濬趙載既殺賊有功各賞紵
絲二表裏彭濬陞都指揮同知趙載陞陝西布政司左

叅政仍管肅州兵備事其餘功次著巡按御史上緊勘明具奏陞賞陣亡陣傷人員著鎮巡官量為賞犒其餘的罷欽此

病瀝餘忠疏

臣屢進瞽言無益於用蒙恩弗罪義當知止然今病困之極恐一朝遂死終負聖德不敢不言切惟自古天生才德異常之君必使之過天下難處異常之事夫惟此君用人行政必如祖宗創業所為而後可保祖宗之天

下若止如守成之君惟用守常之人事皆為彼持禄固寵之計則天下殆矣今我皇上才德超邁今古然實遇天下難處異常之時也初繼大統欲尊所親本為正理可一言而定也乃以事稍異常羣議横沮困心横慮數年始定然尚頼皇上至孝天性人不能移凡言合於尊親者雖疎遠之臣亦信必行由是定此大倫成此大孝者發於至誠也今天下民窮天變禍基所伏其事難處有甚於尊親百倍者陛下必深念之矣然曾謀之近臣

若何而可濟乎夫親親而仁民道本無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陛下惟推昔日必欲尊親成此大孝之心而為今日必欲救民保此大業之舉則靡忠言不聽靡真才不用靡善政不行而民生可救大業可保矣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往惟一處饑饉而今各處皆饑往惟一歲荒歉而今連歲皆荒切見今冬少雪深恐來歲又旱將如之何我皇上至仁天縱深加惻惻不待人言已發官銀數百萬兩各處賑濟并代民輸租其銀不知習各到

彼而所在地方有米可糴否也不然何日聞餓殍之多先不體上心而為之豫言豫處有任其責者乎人不敢言也臣固知我皇上體天愛民之心無不如古帝王無不如我祖宗而所以致此者實由臣等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不及古也天下之事盡在六部而六部之中吏戶兵三部尤重日見廷推所及皆衰疲慎默徒保名位之人有一輸忠為國任事者衆忌且謗大則罪小則斥矣今天變如此民窮如此一朝有事有誰敢當有敢當必

推之於外而阻之於内使其掣肘難行半途而廢不能退不能遂而窮促死矣由是衆欺陛下曰此等之人不可用也近今天下事有可一人一月了之者必使衆人牽滯使其終年累月不能了有可一言一日決之者必使衆論牽纏使其連篇累牘不能決此所以天下之事日廢而天下之民日累以窮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天下也天下之民陛下之赤子也猶昔追崇皇考聖母者陛下之父母也幸推此心自作張主臣等為

大臣者亦頗皆以古語存心曰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毋反所為以誤國事由是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天下大治矣陛下試即臣世寧之任兵部而召問當道曰此人居此位稱否天下有事可托之否彼如曰可則應之曰如此衰病如何可使一朝身死孰可代之令其急求二三人以代不可臨時倉卒又用如臣者以塞也至於他部亦然至於户部尤重蓋自祖宗開創以來百

五十餘年天下疆土田賦止是而內外用度比舊加數十倍雖歲常豐收猶且不足而況歲荒無徵其何能贍故必得通變有才之人理國如家者而後可濟也今得吏部善用人戶部善理財則民生自安盜賊不憂其起邊境自足夷狄不患其侵兵部得無大事矣不幸二部有欠而盜賊蜂起邊寇交侵不得已而用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戶部所蓄之財以贍軍故臣兵部全仰給於彼二部不敢不言也或謂選將責在兵部者蓋

惟守邊常職耳今軍政不立久矣若遇中原盜起而專
命武將之出貪功好殺盜猝難定而民命已殘惟得文
臣能帥者監而統之則相機度勢撫捕兼施然後脅從
可散而首惡就擒賊可早滅地方不致大殘矣陛下試
問當道今尋得如是者幾人儲養在京緩急可用否再
以臣世寧昔所建論而試問之曰此人所言之事果可
行否所薦之人果可用否彼如曰不可則曰言事不可
用是不知事也薦人不可用是不知人也否則挾私欺

罔也用之豈不誤事當急求其人以易之耳何必待彼僨事而後誅之也是不惟保全臣亦保全天下事也夫賢者天下之利器也早得賢而用之一日則能早救天下事一日何可惜臣衰病一人而不惜天下事也陛下試一留神則臣等緊要之職孰為可用孰不可用可用者宜加信任不可用者宜早罷黜必無不當矣用人當而後善政可行民生可救大業可保也如臣世寧衰憊之極到任以來理事未及二旬卧病又逾半月兵部豈

臣養病之地而可復用乎臣病弱膽小常恐天下事有
誤不敢貪位苟容伏惟陛下明如日月將臣言留中省
覧特賜昭斷臣力疾眛死上言不勝愧悚奉聖旨卿所
奏朕知道了今邊方多事卿宜即出供職若病未痊可
暫免朝叅只在部管事該部知道欽此
盡瀝餘忠以求採擇疏
先該臣世寧初蒙改職因疾未任竊效古人敷奏以言
之義冒陳十事奏奉聖旨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覧

奏皆經國籌邊至意事關兵政的待卿到任之後逐一審處推行明白次第開奏定奪其餘該部看了來説欽此欽遵臣今到任以來理事二旬卧病半月前事未能逐一開奏實為遲誤而事該他部看議者亦未見覆奏況今各處饑荒如此邊境空虛如此而況或言天災可憂倘或一時盜賊蜂起更或敵兵大入束手難禦臣雖萬死無益祖宗天下可憂此臣所以連朝抱疾中夜哀思而不敢不摘其緊要三事以言也事之緊要一曰增

武備二曰用人才三曰足邊儲而足邊儲之計又有三焉臣謹遵奉明旨逐一審處增損原詞推行明白開奏於后切惟救亂猶救火也國家養兵備亂猶人家儲水備火也火之初發積水在近而人力器具皆在目前則速救易止若水在遠一時難致而人力罷具又不夙備則火必延燒而難於撲滅矣此居今之世養兵蓄將而謹備糧儲不可時刻以緩也臣今衰極病甚勢難再出以報陛下至於遲誤國事雖死難忘故今昧死上言伏

惟聖明採擇天下幸甚

計開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於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山西薊州各添一員每員各統銳兵三千閑時則與原與遊兵輪番二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如遇中原盜起或大敵寇邊則併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此臣所謂儲水在近而人

力罷具皆備遇火易救不致延燒比之命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其遊擊則命各邊鎮巡推舉銳兵則於各邊選募月糧行糧并冬衣賞賜皆與正兵均給而命戶部於各邊照數增添庶不有誤

一用人才令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捨身為國折衝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朝文職止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寇不宜輕出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

議久欲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葢其人難知知亦未試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詿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昊則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歴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賚緣權奸奏逮至京而黜閒住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戎入寇内誅反夷外退强敵而為番使舍音和珊等反間搆閗後任巡撫大破番衆而偶以報功差誤及為憸人聶能遷等反閒流謗逮至充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收

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恠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閑住臣謂此二人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蹟而進用之臣非謂此四人足以盡天下之才也亦求千里馬未得而先買馬骨以來之意也四人之中陳九疇為最而頻遭罪黜人多疑之昔唐郭子儀之薦李光弼宋呂夷簡之薦范仲淹皆先國家之急而

棄私讎今大臣皆公忠體國非有私憾於九疇也因彼讎敵之反間得行而一時難解耳或謂臣屢薦九疇不慮違衆之罪當得重禍者臣豈不憂蓋今文武將帥中未見此人雖有此人亦將懲彼效忠得罪而莫肯捐軀為國此臣之所以不得已有言而私禍不計也臣竊有譬焉主人十僕有一不偷衆皆忌之隣盜謗之聞於左右而因信之言於主人而遂黜之老僕曰噫此一人枉黜不足深惜顧今主家有事皆以為戒而莫敢用力誠

恐主僕因以漸衰此老僕之所以終夜哀號思欲代之而不可得也伏惟聖明察臣此意

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

而人樂於興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於南方謫彼充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眞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當責之收管使為墾田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今聞户部始議覆奏又查出永樂二年令各衛所屯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不許比較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

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亦不起科明是舊例可行有益邊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聽開墾永不起科或俟三年成熟徵糧則臣前所謂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人不敢開種矣伏乞聖明俯念邊方田荒歲久儲蓄日無特如臣奏施行地方幸甚

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煩於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蓋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於額外多開

商中不限引數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聽其就彼名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灶煎私鹽宜於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止許賣與商人有引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須納官得引始聽如此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於邊者量地遠近米價貴賤

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隨時旱澇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遲掣則商人益勸於輸邊灶丁益利於煎鬻軍民得易於食鹽而巡邏之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為上下之利益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趂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

可豰後二三年之用宜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觧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逺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於措積葢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立法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掯勒難收以致菲損屯農方可常糴臣聞今歳遼東米榖甚賤但發一歳之銀可糴二歳之用而二年免發其次宣大米尚可糴亦宜差官發銀到彼預糴米穀以備客兵添兵之

用惟若延綏寧夏每銀一兩止可糴米五七斗甘肅每銀一兩止可糴米二三斗然聞其地缺乏尤甚軍士不可枵腹而戰亦宜戶部差官齎銀到彼多方設法於有米地方貴糴顧運轉般至彼以救其危急可矣奉聖旨卿所奏委曲忠懇朕已知悉增武備誠為急務但邉兵無事難以掣調見今團營已各選有聽征官軍正備緩急之用只恐不曾著實操練便著委任坐營聽征將官另營操備務要號令嚴明武藝精熟遇有聲息就著領

去應敵若原委將官才力不稱另選相應官員更替管領馬昊屢經各官薦舉行取來京聽用陳九疇罷施儒楊必進吏部查他黜革緣由應否起用具奏定奪足邉儲三事戶部議擬斟酌奏請施行欽此

實陳病勢早乞代任疏

臣久患病弱不堪重任向在病中蒙改今職力具本三辭弗允只得强疾到任僅得理事二旬疾病大發只得回家奏爲病危乞恩急救殘生辭印調理事奉聖旨卿

有疾暫准在家調理痊可即出供職印信照舊掌管吏部知道欽此臣病不痊恐一朝遂死終負聖德奏為病避餘忠事奉聖旨卿所奏朕知道了今邊方多事卿宜即出供職若病未痊可暫免朝叅只在部管事吏部知道欽此臣聞命感愧淚滴枯腸心懷芒刺激昂思奮而困憊難支蓋前疾病止是見人臨事一時怔忡難過而閉戶靜處猶能披閱文卷改僉奏牘今則文案一字不能看詳公私一事不能酬度兵部中事務皆賴僚屬酬

應近臣二奏皆在日前具稾待今齋祭之間而後敢上
臣實病勢不能再出供職矣邊方多事兵部重任伏乞
聖旨早選賢良代臣前職庶不有誤大事至於臣之病
軀狼狽客死無益於事伏望聖慈憐憫早放還鄉使臣
得一就南舟或得到家一見父母墳墓而死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臣以病廢出於無奈不得已累干天聽罪該
萬死不勝戰慄謹具本奏聞伏候勑旨奉聖旨卿引疾
乞休屢有旨慰留如何復有此奏本兵重任朕方倚託

宜用心調理痊可照前旨即出部管事再不必辭吏部知道

再陳病勢懇乞天恩代任以免誤國疏

准吏部咨該臣奏為實陳病勢早乞代任事欽奉聖旨卿引疾乞休屢有旨慰留如何復有此奏本兵重任朕方倚託宜用心調理痊可照前旨即出部管事再不必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奉旨感泣幾欲隕絕思臣樗櫪朽材而乃誤蒙天眷如此隆厚義當委命圖報豈意病弱

難支如此然臣所以汲汲求代者正為本兵重任疾不能堪恐負聖明倚託一朝誤事死有餘辜耳若臣病勢料無痊可之期而死生遲速上惟君相所命不敢再乞矣但縁臣素愚戇為國多言不無有拂人情恐或乘此謗言臣疾未甚以致未蒙君父見察使臣白首不欺之心含寃地下亦為可憫今臣心神兩目畧無可用而齒髮六脉皆有可辯伏乞聖恩天地父母俯賜矜察不勝幸甚臣有此苦情不得已冒萬死罪奉聖旨卿引疾乞

休屢有旨慰留今乃再陳病勢情詞懇切准致仕著馳驛去有司月給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恩疏

臣以久病不堪供職恐孤任使累奏乞休節奉溫旨慰留今以病弱之極恐無痊可之期再陳苦情奏奉聖旨卿引疾乞休屢有旨慰留今乃再陳病勢情辭懇切准致仕著馳驛去有司月給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

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聞命感激口不能言竊念臣本樗櫪庸才蒲柳衰質未秋先凋因事已謫不意年既耆艾復遇聖明德由天縱才不世出欲興三代之治盡録一世之賢採虛名而及微臣起罪隷而為卿輔叨官八轉竊祿四年恩榮祖父偕贈侍郎蔭及嗣子得入冑監臣之受恩天地至矣盡矣而乃困於疾病消埃莫報臣昔陳疾自揣奉職無狀方憂罪責難免而乃更遇聖恩天地優容准臣致仕賜臣馳驛更勑有司月給食米

歲撥人夫榮養終身臣之感激何可言喻臣今得歸已分餘生之無幾惟思聖德之難酬若幸疾病少間日惟仰天拜祝期聖壽之無疆願皇儲之早建而已臣初得請亦欲待病稍痊勉力進朝躬謝面辭復得一覩清光而去今不意日久未痊足弱難於步履神怯易於眩暈不能進入辭謝將出國門無任哽咽謹具本令親男胡純齎捧奏聞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奉聖旨卿有疾不能詣闕具本謝辭知道了欽此

病亟陳情懇辭恩命疏 時起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下同

臣病息淹淹神思昏眊不能修辭成奏止叙實情上祈君父臣以病廢罪黜之餘得遇聖明召用四載叨官八轉銜至一品恩榮祖父廕及嗣子每有狂瞽之言輒蒙虛已聽納平生腐陋之學幾得盡展臣之受恩自謂近古莫及矣犬馬圖報之心豈肯半途而廢乎第臣不幸元禀素弱疾病歲久受任以來不自揣度圖報太急用心太過以致舊疾益甚往歲冬盡今歲正初連月不能

理事恐致誤國累奏乞休累蒙温旨慰留然臣病終於不痊臣職難於久曠不得已銜哀苦請特荷聖慈許臣馳驛還鄉致仕賜臣月米人夫應用臣病不能詣闕具本辭謝乃於二月十一日含淚出京不意在途轉患脾泄不能飲食幾致殞命至四月初五日始得到家遇舊醫服藥十日始愈又十日更發舊疾痰火身署就坐即欲傾仆眼或視物則皆動揺不能片時衣冠對客雖父母墳墓亦不能一往省視連月不能出戶日以待斃是

皆原籍官司及往來士夫所共知也臣又不幸母塋孤遠被人侵塟暗害致臣旬日之間連喪二孫身疾遂痼在朝不能供職報主還家不得寧親育後臣恐後患無窮不得已於八月二十二日啓還母柩還鄉臣臥小舟迎見哀痛幾絶是後即患昏熱七晝夜不知人事自分必死幸今殘喘未絶急臥舟督工啟土將厝臣母不意九月二十四日勅書到門蒙恩復起臣南京兵部叅贊機務臣受命感泣驚惶無地即於本月二十七日權厝

臣母於近鄉淺土臣亟回家服藥治疾冀圖上藉寵光病得少愈勉赴恩命不意元本既虛醫療反甚今臣旦夕倚枕雖親族問候不能勉對款語豈能衣冠出坐堂府伴諸内外大臣贊理畱都重務也臣若貪昧不言非惟上稽恩命亦恐有誤國事故今不避煩瀆冒死再瀝真情伏望聖慈明見萬里收回成命別付賢能容臣照舊休致得安枕席以正首丘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素著歷練老成畱都叅贊重任特茲起用

豈可復以病辭宜體朕懷上緊前去到任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病久無奈乞恩認罪降黜疏

臣以病亟陳情懇辭恩命奏奉聖旨卿忠誠素著歷練老成留都叅贊重任特兹起用豈可復以病辭宜體朕懷上緊前去到任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聞命感泣驚惶莫措即欲起程病不能强因自仰天而呼曰天胡降此奇疾使臣不死不瘳負我明主不能效用

也中夜哀思竊惟古之聖皇量才擢任非愛其人而寵利之也真知其人之足用而有益於時也古之賢臣度德受官非利其禄而尸素之也自量其力之能勝而可以濟時也若或君授非才臣受非力則誤國難免矣臣本凡庸賦命至薄昔在先朝因豫言宸濠事因禁充軍罪錮六年濠敗得還幸遇陛下龍飛即蒙顯用今將十年矣然以命薄多災又因言禮言治為時宰所棄中間曠廢往來歲月甚多止任巡撫四川二月兵部左侍郎

八月南京吏部左侍郎六月南京工部尚書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僅逾一月刑部尚書十月兵部尚書二十日蒙恩官至極品分不能堪然雖在任之時猶多在告之日故臣雖有犬馬之心畧無涓埃之報過蒙恩旨每以忠誠見許又以再辭爲戒臣之受知明主雖死莫報臣又聞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雖謂其當仕有官職而意非在官則不然然孔子大聖所遇當時列國之君猶然也今臣以下愚之人得遇天下大一統之君

英明不世出之主豈可一日稽命是知臣之不能赴任
雖死莫贖況今世學不講士習囂偽多有以托疾自高
而獵名取位竟無實用者臣竊恥之迺今不幸真疾久
淹形跡類此臣今若不受罪非惟人不知儆而中心亦
不自安臣初回家蒙恩賜月米歲夫優養負病自蒙起
用已即扣除尚存一品官階臣病不堪叨冒實由命薄
使然伏願聖恩天地父母憐臣本心赦臣死罪特示顯
黜或止削臣加官而容以尚書照舊致仕或通革官銜

止令閑住或為民使臣得就家安養數年幸而病得稍瘥行可謁陵坐能對客之日臣願請授南京吏部刑部或都察院一簡靜衙門使臣職易稱而事易行不為苟祿然臣身雖在遠如遇國有大事君相許言臣當盡言事有不虞係臣職守臣當死義所能圖報惟是而已其他職務臣精力已憊再無能為矣臣不敢一言欺陛下亦不敢一事誤陛下也今天下皆憂陛下未有皇儲臣昔過憂亦嘗有言今思漢武帝年十六即位年二十九

始生庚太子年六十餘始生昭帝今人間老年得子者尤多乃是知生子遲速有命可以裕待而無庸急憂耳惟願陛下清心省事愛養精神謹身節慾保固真元使聖德萬年常如今日之清明聖躬萬年常如今日之强固則以聖明恒御六龍而宰輔同心體國急務知人安民而真才必用善政必行如此而尚憂民生不遂聖治不隆天命不祐皇儲不廣者未之有也方今人材難得而自古人君皆以容受直言為美稱今之言官果有素

非忠貞挾私排擊者固宜罪之其或言雖未當心本無他者宜賜優容若其心本納忠言切治理者宜用其言而顯其人以養天下忠直之氣則陛下聖德永傳於萬世矣臣愚受恩莫報昧死惓惓謹具本順差承差楊鉄持齎奏聞伏候恩旨奉聖旨留都叅贊重任朕特命卿今既屢奏患病情詞懇切准照舊致仕這員缺便上緊會推相應官兩員來者勿致缺人廢事吏部知道欽此

胡端敏奏議卷十